家聲

唐大夫生辰

氣轉初寒候祥開既望辰應時来鸑鷟占夢獲麒麟盛德主無玷高才竹有筠胷襟藏巨壑人物妙洪鈞使者光華遠朝廷寵數新鵬程九萬里椿榦八千春鶚薦虛前席風雲即要津黑頭紆袞繡天意在斯民

陳漕生辰代楊文作

六管陽初復前宵月尚圓長庚俄夢李崧岳故興宣國

夜抵德清縣偶題

溪山奪目壯哉縣風露侵肌老矣身斷岸横舟偏得月小橋曳杖不逢人

再過宜興舟中見芍藥數枝憶淮鄉此花之盛為之悵然輙成三絶

故眼相看未作疎平生風味是吾廬娉娉梟梟誰家子浪説傾城總不如

少時暮暮復朝朝一水相望恨未消岸曲横舟試回首

隔簾斜立數妖嬈

却是溪頭消息真故園十載漫風塵如今不問黃樓子

淺白輕紅自可人淮鄉芍藥號黃樓子者最勝邦人重之

薄暮遊潘登仕園園有堂三間榜曰一枝蓋湖

公樞密兩取莊周却詵之語既以嘉潘亦以勉

潘之二子因用其意各賦一絕

斜窓短屋傍殘暉宴坐蕭然老布衣枯淡生涯一枝足

世間鷦鷯誤南飛

在道念親殊切

風露侵人曷往哉白雲飛處棹徘徊平時識面盡經過
莫為茅簷偏不来

感時

傷春那得易為情世味年来一一更馳馬彎弓今日事
儒冠深覺誤平生
忽傳羣盜下淮瀕又逐黄州韓使君却望長安在天上
愁看天際有孤雲

自笑常談只老生

城東韓李城南趙欲往從之道阻長與去聲我詩盟煩借

問角弓永好願無忘

次韻病起二首

不妨佳句太頻頻還得愁中眼漸明好是維摩病初醒

又將口業起紛爭

聞道車書未一家平時苦苦念京華新来忽得幽居味

竹屋茅簷政自嘉

中朝人物競推先富貴前塗看永年九萬里程飛正遠
八千春幹久彌堅
南國初持使節回斑衣仍把錦新裁大椿更向萱堂祝
長到春來共壽杯
蚕歲蜚聲應宿郎至今雞舌尚含香未應駟馬誇流俗
只為慈親樂故鄉
地上泉流府庫充艱難天與歲時豐他時若論關中漕
合數蕭何第一功

## 詩餘

### 憶王孫 秋閨

庭梧葉落未驚秋風雨瀟瀟特地愁愁緒如絲無盡頭
思悠悠悵望王孫空倚樓

### 點絳唇 贈外孫猷

秀出羣兒柳眉濯濯春庭院不親歌扇弄筆勤書篆
翁已無能老退慙頳面欣同宴坐来喜見痛飲驚無算

### 浣溪沙 春閨即事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爐沉水裊殘煙夢回繡枕隱花鈿
海燕未來人鬬草江梅初過柳生煙黃昏踈雨濕鞦
韆

前調 示孟氏女

舉案家風未肯低清心端自秀深閨芝蘭玉樹寧馨兒
蚤歲女禪靈照女靜中經卷手常攜聲名要與斷機
齊

又

宛如姑射人氷雪知公不負佳風月莫放漏聲殘清風生坐間　賞春心未足翦盡尊前燭此樂自難忘一觴還一觴

好事近　宴客七首時留平江俾侍兒歌以侑觴

二陸起雲間千載風流人物未似一門三鳳向層霄聯翼　貞元朝士苦無多公今未華髪重向紫宸朝路立鵷鷺前列　右朱叅議

今古滿胷中韜畧一時人傑高臥谿山好處遅十年齋

分手又三秋猶記花時歌别每念征帆歸晚誤五湖風月　清江休望使君来指日趨天闕壻玉翁氷相映看紫薇花發

右朱臨江

襟韻絶纖塵炯炯夜光明月合是紫荷持槖侍丹墀清切　暗香踈影想公家人與梅超絶酒罷帝城蚕去占百花先發

右林刪定

令雨幾人来氷霰更凝寒色門外車多長者頓光生蓬蓽　繽紛飛雪更初梅特特為留客惟恨坐無華饌只

平時真率

憶秦娥　木樨

隈巖側恠生小院香来别香来别嫩黄細細商量齊發

佳人斂笑貪先折重新為翦斜斜葉斜斜葉釵頭常

帶一秋風月

畫堂春　和秦少游韻

春波淺碧漲方池池臺深鎖煙霏緩歌爭勝早鸎啼客

忍輕歸　合坐香凝宿霧㙛巾梅插寒枝漸西蟾影漾

花前但願人如樓上月三五團圓

又

傾國與傾城裊裊盈盈歌喉巧作斷腸聲看盡風光花不語却是多情　家近董雙成三妙齊名誰教蜂蝶漫經營留取無雙風味在真是瓊英

前調 即事

草聖與詩餘清韻誰如生綃團扇倩誰書月湛素華天似水深院涼初　人散晚鐘踈後約還虛良宵忍放枕

鸞孤要得相逢除是夢有夢来無

鷓鴣天 為鮑子山侍妾燕燕作

小泊横塘日欲斜一枝猶有未殘花幾年燕子無消息今日飛来王謝家 歌水調韻琵琶聲聲都是怨年華釵頭杏子今如許翦燭裁詩莫問他

前調 贈外孫夔

間世麒麟降自天光輝列宿燦初躔他年身致夔龍列少日心存翰墨邊 簪綵筆照金蓮詞華當使思如泉

未論聳壑昂霄事且與哀翁慰暮年

驀山溪 有贈

氷清玉映自是閨房秀十里捲朱簾好紛紛陌家家未有天然情素高壓一城春花艷麗日精神梅韻腰肢瘦曲屏虛幌枉着鴛鴦繡不是不相逢淚空滴年年别袖從他蘭菊秋露與春風終不似玉人人一片心長久

水調歌頭 趙制置見招歸用東坡中秋韻以見微意

華棟一何麗移下小壺天幾多曲房新户縹緲似當年

别去客懐無頼凖擬閒愁氷輪好在解隨我天際歸舟何須舞袂歌喉一觴一詠談笑風流

八聲甘州 木樨和韻

正西山雨過弄晴景竹屋貫斜暉問誰將千斛霏瑛落屑吹上花枝風外青鞋未熟鼻觀已先知撓損江南客詩面難肥　兩句林邊傾蓋笑化工開落尤甚兒嬉歎額黄人去還是隔年期渺飛䰟憑誰招取頼故人沉水煑花甆猶堪待嶺梅開後一戰雄雌

水調歌頭 浮遠堂

靜練平千頃華棟俯中流凌晨晝戟来看宿雨斷虹收八九胷中雲夢三千筆端風月無處快凝眸笑詠一堂上揮塵氣横秋　俯危欄紅日下暮雲稠無窮偉觀祇應天意為君謀容我時醒時醉獨泛微煙微雨浩蕩逐輕鷗不羨岳陽勝丹碧聳層樓

念奴嬌 同上

練江風靜卧氷奩百尺朱欄飛入江遠浮天天在水水

浮山集卷四

宋 仲并 撰

奏議

蘄州任滿陛對劄子

臣聞聖人之言萬世之法也雖甚愚不肖可以終身服行雖賢且智不可一毫加損臣不佞陛下屬者使臣承乏淮郡陛辭之日告戒丁寧謂邊郡與中州不同且申敕之曰其治貴簡大哉聖人之言乎臨下以簡二帝之

極治居敬行簡先聖之明訓區區焉每事務為煩碎而不求至當之歸則民滋不安事益不濟施之一家且不可況敢施之一州又可施之邊陲乎臣佩服聖訓朝夕在是二年之間雖至蒙陋獲以理去此陛下父母之甚慈訓誨之明效也臣今再望天墀顧紬繹貴簡之義復以為陛下獻竊惟淮甸之民自頃離兵革今四十年餘賴陛下仁恩德澤生存長養愛撫備至然臣今視之田萊之荆榛未盡闢閭里之創殘未盡蘇兵息既久而瘡

痏或尚存年豐雖屢而啼號或未免鋤耰耘耨皆僑寄之農夫介胄兵戈皆烏合之士卒市井號為繁富者纔一二郡大槩如江浙一中下縣爾縣邑至為蕭條者僅有四五十家大槩如江浙一小小聚落爾衣食無以自存追胥有所不忍不以至簡臨之其不鳥竄鼠伏捨城邑而他之者鮮矣益仰聖主之明見萬里之外如此臣愚伏望申發德音明諭至意深戒郡縣咸知貴簡之實以牧養小民為先以清心省事為本以勸課農桑為最無

他術也一本於簡夷則民安且樂郡以無事且使聖主一時之言為萬世守邊之法不亦善乎若夫含糊萬事優柔不斷宜速而遲坐失機會當斷而止無意事功詰之則曰吾方貴簡云爾此公議所不與而夫子所謂無乃太簡云者徇名失實去本遠甚人當有受其獎者有一於此伏願聲言其罪必罰無赦以謝斯民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聞兼天下之智則智無不燭合天下之謀則謀無不審

機下焉者瑣瑣碌碌初無深計遠謀殊失聖朝咨訪之本意甚無謂也夫治道之是非邪正聖心固已洞達無遺所欲聞者四方之利害得失爾臣愚欲望睿慈明降詔旨自今監司郡守滿秩而歸各許明言所職與今日所見所聞其利可興其害可除其所之其獘當革其所之其蠹未除一一條陳盡言無諱不尚文詞不貴枝蔓庶幾千慮有補毫分且使羣臣平居舉無他念常存心於職事間思以報上若夫獻納論思講明治道近臣之

任非疎遠所敢知取進止

書

上宰執書

某竊見嘉祐初忠獻韓公為樞密使嘗言國朝機要文字盡在密院歲久散遺蠧朽多所不備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録一本進内一本留樞密使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編集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書成上之為千一百六十十二冊韓又言嘗任河北見祖宗所下

詔令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下本院編錄於時再集端拱以來宣勅劄子為六十卷又熙寧中密院乞將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行於久遠者刪取大旨著為畫一及聖政釐革條章以次紀其事曰兵制曰馬政曰邊防曰敵人曰屬國曰城守曰器械曰捕盜曰選材曰責效亦各以事類相從如兵制一門凡招揀屯戍訓練之類皆附見焉其他類此詔以經武要畧為名仍令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件仰惟祖

宗創業垂統經武禦戎成算大定昭若日星貽厥孫謀著在方冊垂億萬世可舉而行宜乎累朝加意編纂常懼散佚令閱歲滋久不但散遺蠹朽如韓所云蓋殆無片紙存者其重惟韓所見祖宗詔令皆在契丹未講和以前又如要畧所列七門皆今日急務與其泛求他人之議孰若一遵祖宗之詔訓耶欲望就委樞密院官屬如嘉祐之所編千一百餘冊與宣勅劄子六十卷及經武要畧之書搜訪全編上之御府各以一本留三省及

密院若又自熙寧以後至於今日凡措置邊防兵制等事宜可以附載要畧者亦委令講求編摩次以歲月要在悉備官有替移後來者相續編纂成書使祖宗英畧睿謨與一代成憲粲然復見於今可傳於後實天下幸甚其間有利害切於今日當即施行者令編次官備録首尾節次申三省樞密院言或可採伏乞鈞慈詳酌施行

## 原弊錄序

務曰雜買場曰雜賣至猥局也官之監臨於此至賤有司也以賤有司而理至猥之局事挾過目前得無笞罵足矣書之於冊若奉一大事然豈不陋且愚哉雖然賤有司之意以謂天下之弊自其微者察之則其弊易見凡百有司唯至賤者乃事事親之則其見也審上之人因賤有司所察之微而移以察其大者又因其所見之審而將事事加審焉此錄或有取也若止以曰雜買曰

跋蔣頴叔兄弟與其姪宣卿詩

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此少陵別其姪勤詩也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此宴忠州姪詩也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此皆寄其姪佐詩也每誦其詞見其於猶子勤勤親愛之蓋不啻其子可以見少陵孝友有餘仁厚之至也大師蔣公賡唱二詩其得少陵之心乎唯二父能知龍閣公於少時龍閣公不負二父之知於今日此詩尤可傷也少陵

諸姪其後不皆有聞而龍閣公出入踐更顯名當世過少陵諸姪遠甚亦見二父於猶子中非苟親愛之如此

題吳興沈師所藏米老帖

此老無恙時此帖家家有也今墓木不啻拱矣鑒真主價長千金流落人間者眞太山一毫芒今日見此帖病眼頓醒展玩久之因語冲虛師其亟由間道以歸非余勉同忠恕法當没入也

記

# 後樂堂記

宣和二年十月敵起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躁十州之地閭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谿民阻山為暴吏不得制寖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敵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令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

增陴浚湟修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討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敵復浙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縻信境數百里皆為敵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牽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

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敵果虞三戌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險峙粻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果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敵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愈斬敵有

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其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幾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敵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詬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於故常

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選懦誳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遂其吞噬之心西據撫南閩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横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箝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

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
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
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
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
錙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帝奠治以
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於丕平有不
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蝙蝡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

咨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於野旋師麥秋因獻刑得
第勳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啟信為偏壁迺
褒選鋒爰按走集敵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
不支坐於城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
哉唯女之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手敢揚王休
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新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
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戞虞起舞相屬民祝
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阽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

仂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標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趙公遣祠記

乾道四年夏五月天子命直龍圖閣趙公守吳郡未踰年訟理政平郡以無事民所願欲不請而獲明年四月祠故侯趙公從民望也先是建炎三年趙公來臨此邦於時敵人南侵環千里之地兵氣四合東西數大藩戎馬奔軼所過輒下或挈老稚空城邑去之公初至慨然

而來公迺厚募没人水行以鑿敵艦誅巨木沉廢舟以絶間道短衣毀服出入民間民之利害纖悉得聞民有負薪及門門卒難之因留不與公聞呼門卒痛懲之且謂曰一束薪細事爾平時强取於民猶不可今何時耶豪强斂手一毫無犯公倉卒遭變迺應之從容智畧輻輳雖平時出入兵間者自以為不及也事甫定公遽罷去命下之日居人如將去父母攀戀涕泣思所以挽公者百計御史以民言告於上詔還公於郡又數月而竟

去嗟乎敵人踰河及汴自汴及淮自淮及江連江淅十
數郡地方數千里若涉無人之境武夫悍卒莫敢嬰其
鋒卒無一人保土疆人民為朝廷報志士仁人顧嘗念
此是為兵不足用民不足守亦城池不足恃以固耶今
湖蕞爾邦且沮洳地也無蚍蜉蟻子之援公獨以此抗
方張不測之敵左支右吾卒以無事至今為樂土華屋
填城耕桑四墅歲時士女遊觀軒盖遮道不知出於兵
革之餘也謂兵不足用民不足守城池不足恃亦陋矣

民去公愈久而念之愈無窮每裴回溪上顧瞻太息焄
蒿悽愴如將見之私相謂曰微趙公之賜不及此然廟
貌不設無以揭虔妥靈而寫予思且今耳目所熟公之
功不可掩已他日傳聞異辭謂全活吾民者公耶其誰
耶告於郡屢矣今使君之來順民之心一請而從之初
欲祠公於慈感精舍曰是浮屠氏之居豈足延公惟唐
魯郡顏公之祠英風義氣凜凜如生邦人奉事唯謹虗
祠之東偏埋若有待盍以是寓公之祠衆曰宜哉即日

迎公像於堂邦人踴躍駢觀儼然望公峩冠正笏若揖麾於一堂之上攘却彊敵於談笑間也使君屬其記其本末以蕪陋辭不獲迺取鄉人之言一二載之為迎享送神之詩併刊之於石使邦人歌以祀公公諱子蹸少年登進士第吏能精敏所至有聲盖神明之胄云公遠其字也辭曰桂楫兮蘭舟望我公兮中流環四山兮暮雲合侯何之兮不我留百堵兮千室公手拊摩兮德無極脫我兵氛兮遺黍稷弁維峰兮茗之水山與高兮澤

瀰瀰來遊兮溪濱歌舞兮吾民坎坎兮擊缶雜肴羞兮奉卮酒薦芬芳兮籩豆靜好侯歸來兮不嚬以笑時節烝嘗兮無我民違民危與安兮令豈忘之爵初懷兮幾時匪令侯兮疇慰我思凜凜乎英風越異世而同宮佑城郭兮益無已貽令侯兮壽多祉

贊

黃夫人傳神贊

氣冲而醇神湛而凝淑範徽聲宜宗姻而瑞家庭在子

若孫克孝以寧仙氣餘韻寄此丹青傳千萬祀尚想見其儀形

行狀

故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撫州莊公行狀

公諱安常字子尚其先出維揚後徙常之宜興至公三世矣世以儒術長者著稱鄉閭自僖簡公以道德文學被遇徽考歷中外為時名臣莊氏之門益大公少簡重既長乃獨彊敏於學偕其昆季有聲庠序間僖簡既

通顯得任子次且及公公不以門閥自侈益攻苦為文試有司率居高等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時僖簡方持使者節於外第名之日徽考臨軒知公僖簡子顧輔臣曰此莊徽子也容止甚似其父由是輔臣知徽考故不忘僖簡即日自兩浙轉運使名還公亦亟被選擢列於學官公初以黄甲授青州益都縣主簿未赴改監惠民藥局又改廣親宅宗子學正二年為太學録又二年為博士時外制簡嚴不輕褒予公之遷博士也獨盛稱學

皆盛言撼公公曾不少貶方力匄補外踰年攺秩提舉
京西南路學士丁僖簡憂服除權發遣南劒州鋤彊植
弱倒屣寒士賦徭以時人便安之時宣和八年也會中
原俶擾詔起諸路勤王之師南劒與福為唇齒邦福又
帥藩也一旦調發徒以犒勞小不如意羣卒嘯呼為亂
守臣朝廷近侍也死馬一路騷然使者覗不敢制加厚
其糗糧金繒苟欲趣之去境上爾公面折諸使者又移
書謂曰京師有急待勤王之兵至此甫受甲也而敢戕

其帥尚可責以援王室耶且此不除他郡效尤或響應滋煽亂爾使者忍視此耶不聽敵益張甚道南劒盛旃鼔金甲傾城下肆為惡語居人惴懼至欲挈老稚去之公先敵之來陰為戰守計蓋甚密邦人未之知也敵至幾月果分毫無所得則皆反虞公追襲之不敢進其徒使來告曰衆畏公威已相戒秋毫不犯福州者具長某營某卒共二十人願執之以示悔且乞假道僚屬欲勿許公曰非諸公所知也吾有備矣且脅從何罪衆果縛

致二十人者公會僚屬於溪上受之餘黨望公逡巡無譁絶溪而北郡以帖然其後朝廷用公之請誅此二十人者餘皆釋不問解印之日郡人既不忍去公又後太守到郡纔三日丁内艱會建安兵變建於南劒亦鄰邦也邦人又大恐相與謀曰前日福州之兵窺伺吾城郭微莊使君吾屬無噍類矣今建亂而吾郡適無守將得莊使君庶幾復活我衆乃列公前日城守狀告於部使者乞留公使者交檄公不得已復視事又三月建安之寇

平即日去郡使者以功最聞於朝公曰職當爾耳邀功豈吾心耶南劍誦公至今焉權發遣處州處於浙東郡小而僻公至惇尚愷悌擾剔獘蠹時方大旱公至則雨民歌謠之亦且安公矣未數月主管台州崇道觀閱三年除權發遣撫州未行復請祠於是主崇道祠者三請凡八年遂致仕子壽為金壇令迎公之官以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終於金壇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累官自將仕郎凡十遷為左朝請大夫初室宜人張氏早卒

繼宜人石氏亦先公十三年卒六男子長則璹也右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次琯前監潭州南嶽廟璵娶州蘭溪縣主簿皆右迪功郎玠璋璠皆將仕郎四女長歸承務郎蔣慶祖而卒次歸左奉議郎仲某次歸右從政郎新淮東總領錢糧所准備差遣王直諒季尚幼孫男女四人公天資高明出人遠甚初不為過中驚世之行然其所蹈履人亦不能及也覃思經術議論多得世儒之所未到晚年視聽不衰亦未嘗一日捨書不觀待

宗族姻黨禮稱其情不以勢利為厚薄踈戚與人交久而益親初不為世俗詡詡相說後亦無反眼而絶也唯於小人平居為不善者言之至切齒然以非意來卒含容銷去之不唯不怒而已端居深念不妄發一語士有質疑請益者言皆會理不為枝蔓斷斷乎如稻粱可以療饑也自南劒歸不出里閭者累年守處又不數月而歸奉祠之請至於三四異時流輩登禁近聲聞烜赫與親姻之勢力可以援公者不少公視之曾不一介意亦

不以相汲引望人視諸子日自進於學則喜見色辭戒家人婦女勿以家事毫髮擾其志訓諸子以行己立身之要則曰某事古人所以為也可為某事古人不為也不可為反復再三必諸子心受神聽而後已故諸子皆知學問源流言行疊疊有家法出而仕者守官箴有廉直稱云鄉飲酒禮行縣令以鄉人之意奉公為鄉老諸子衣冠粲然侍側鄉人夸馬故竊觀公之出處平生而益知至誠之道可恃而終身也公嘗自謂平日事親事

君居官臨民處鄉邑誨子弟與存心養性以事天者唯一誠字無他術也然公初不為表襮以求信於人以祈報於天也而其侍僖簡則為令子弟僖簡愛焉遊場屋則為材進士士子推焉在太學則為名師儒後學宗焉臨兩郡則為良太守郡邑安焉退而家居則為鄉先生為賢父兄人人愛重焉而康寧壽考以令德終有子有孫流慶未艾天之所以惠貺公者又如此誠之不可揜也於公豈不益信哉金壇與諸弟將以十七年三月乙

亥奉公之柩合葬於宜興君山鄉紫花塢石氏宜人之
墓遵治命也則相與屬其泣且言曰先大夫窀穸有期
唯行治不可不書請以屬子某再辭不能則再泣曰知
先大夫莫如子詳某度不得辭亦泣曰知公詳則信莫
如某於是狀公之世與官次躬行閥閱如右若銘鑱諸
幽垂信後世則以俟立言之君子

墓誌

夫人陳氏墓銘

某年某月某甲子江都仲某始以某州某縣某鄉某原葬其配陳氏者乃泣叙而銘之夫人先世居建業當五季之亂徙毗陵後為毗陵人曾大父光榮故不仕大父延祐與其昆弟勤力起家閨門輯睦閭言不聞於外與人約不踰時頃閭里信之雖潛晦未仕而東南稱陳氏與世族巨室等飭其子弟業儒聞名士賢大夫厚禮幣使其子弟從之游夫人皇考與猶子棠偕遊庠序課試先諸生不幸年四十而没夫人諱某字静婉生三歳喪

其母夫人顧氏後八年皇考又即世哀慕終其身不衰平居容止甚飭凡組繡女工之事有所業不盡其藝不止事一歷耳輒記不忘事諸父如其皇考事諸母如其母夫人諸父諸母亦愛之如已生待儕輩和而有禮未嘗失辭色御婢妾不怒而嚴人人畏愛不敢侮亦不忍欺年十八歸仲氏予時轉徙衣食故窶狹夫人素富家為予條畫生業若久於予家者家公見之曰吾為有婦矣予每行役夫人為治饘槖甚具或未旦支枕呼婢子

丁寧口授數四已又起視之曰如是吾心始安焉既就
道絺絮寒燠無失宜肴核脯醢隨所求輒具予遊道路
如歸家聞鄉閭婦有毀節者歎息再三曰獨無死乎後
每言之必為之蹙額不樂金人連犯淮甸謂予曰敵來
緩急不相救子奉吾舅行吾不足累子也誓守吾志踐
吾言爾其人為某氏婦撫前人之子異己子又歎息語
余曰為人母當如是邪恨馮君無出耳馮君蓋予初室
也夫人歸予之明年生一女喜且謂曰吾緣薄是女子

亦當藉浮屠法保持之名之如比邱尼云予後因夫人之
意取浮屠語名之曰靈湛又明年生男子曰存誠生三
十六日而夫人不起實紹興四年十月丙寅宗族無內
外長少哭之皆過悲初夫人之姑適高氏無子既寡凡
弟迎致之家自夫人之幼拊鞠必躬長又訓飭成就之
夫人思報之亦無不盡聞夫人之喪哀戚過甚為之不
饘粥者累日曰奈何奪吾孝女平時雖他人亦以為慈
母孝女非特姑姪也棠與予為同年進士中乙科今為

衢州州學教授視夫人如同氣云夫人少孤多難嫁未再歲年甫二十而終嗟乎世孰有如夫人者予念夫人未嘗不惕然心悸泣然涕下而恍然若猶未隔世也非銘何以泄予思銘曰所襲之長兮所佩之芳兮有女在膝兒卧旁兮百年幾何掩晨光兮琅玕其音昌日忘兮清芳不墜鑱銘章兮噫天與人勿壞勿傷夫人之藏兮

祭文

祭泰伯至德廟文

古者時乎旱澇即明神而禱焉禮也後世淫巫瞽史與凡不經之説非但不足以格神休固亦瀆威甚矣今吴郡之人不謁於他祠而唯神之謁神亦慰民之望俯徇其求起盈疇之禾於垂成之日解連朝之雨於指顧之間夫豈人力然哉可謂至德也已蕪辭薄奠姑見誠心無得而稱尚何以報

祭社祈晴文

奉天子之命有民有社使里閭無愁嘆之聲者吏也司

上帝之澤時雨時暘使田萊無饑饉之傷者神也故或雨暘之差率焉有禱則吏惟神之求念此社之重卒從其欲則神惟吏之應今既足之雨賴神而霽垂成之稼因霽而蘇民既蒙休吏亦寛責奉兹酒醴聊告誠心佑我城郛無有内外

祭五龍文

升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非神龍之力也歟然民之望乎雨也亦志於足而已姑蘇為郡帶江接湖一雨

滂沱四野瀰漫夏潦而禱無歲無之今多稼垂成復以病告慰民之望雲霧旋披瞻彼甫田孰非神力上下霄漢飛潛自如尚鑒民言時暘時雨

祭李尚書若水文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九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江都仲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兵部侍郎贈觀文殿學士李公之靈嗚呼哀哉士有一善聞於鄉閭而能自殊於流俗則雖萬世之下猶或誦之況乎當大事而忠亮

可觀臨生死而志氣不移使遐陬僻壤知中國之有臣而天下之識與不識莫不感涕而嗟咨後世固將聞是風而興起而其也幸此生之同時嗚呼哀哉甲辰之夏始得公之姓名文字覿其吐辭抗論豪健瓌奇雍容正道排斥他岐固已私自欣抃知夫去聖雖遠而斯文之未喪及天子命公典教太學則又舉手而為多士賀知後學之有師雖博聞彊識謂當模範於學者而偉材碩德固宜登廊廟而為天子之倚毗乙己之冬外寇猖獗

禍興邊陲上皇內禪而得聖子登崇元凱放黜窮奇有志之士交口相賀謂宗社自是永固而彊寇可以鞭笞丙午之秋公自儒官出使邊庭天下又知忠義之可仗而狂童之易治奈何斯民寡祐而國勢至於中微赫赫中國累聖重熙巍巍堯舜蹇蹇臯夔蕞爾小邦再抵京闕而堂堂百雉之城遽及夫顛危嗚呼痛哉敵人嗜利無厭苟可以肆其彊暴者夫何懼而不為在廷之臣相領駭愕坐視依違者固何足道而或歸命異姓又自以

遂剛毅敢為之氣以陰相我宋之中興者非公而誰令
歲之九月公之喪始至江都而其也竊伏淮瀕蓋嘗聞
風而嚮[illegible]惟盛德之事卓絕奇偉而顧自忘其駑蹇庶
[illegible]之[illegible]逝百身莫贖徒有感於私心罔知涕淚之漣
而[illegible]寫哀以辭公其舉觴而鑒茲嗚呼哀哉尚
饗